



~~00704~~

舊夢



3 0528 3755 0

~~#08048~~

夢梨既成 自題二絕

梨娘心碎奈她何

落筆閒愁分外多

好事難圓偏易缺

青天豈獨怨嫦娥

．．．．．

午夜書成帶淚看

客窗風雪一燈寒

淒涼野史休多寫

且趁雞聲上馬鞍



It is impossible to love and to be wise.

The first sigh of love is the last sigh of wisdom.

— Bacon.

Love's reason without reason.

— Shakespeare

序

此書爲獅子十八歲時作品。情節平平無奇。用筆猶帶稚氣。且局勢太促。不能紆徐爲妍。至於媚梨夢耳兩封書。閱後尤令人作三日嘔。

璿珊女士

民國十年四月五號

序

昨承獅子先生以夢梨稿本見示。拜讀一過。爲之黯然者久之。蓋感人深矣。按是書情節。本極平淡。惟描寫小兒女之情愛。高尚純潔。得未曾有。且書中夾叙夾議之

處。發爲宏論。大足以警醒癡頑。鍼砭流俗。此有功世道之文也。願閱者勿徒以小說觀之。

S K 女士

民國十年四月五號

序

麥君獅子將以舊作夢梨錄付鈔。舉以示余。并屬爲序。余閱之竟。未嘗不歎夢梨二人用情之專。而惜姻梨殉情之誤也。夫情之用至廣。豈專屬於男女。親子兄弟姊妹之情。本以天台。其所以親而愛者。皆天性也。有至性而後有至情。人不能不受命於天。即不能捨親子兄弟姊妹之情。而獨鍾於夫婦。世之自負多情者。往往有一往情深之概。抑何慎也。至此書詞藻之豐。描寫之妙。實能驚風雨而泣鬼神。謂余不信。盍趁此秋風秋雨之夜。展卷一讀。必有黯然而悲。喟然而歎。至於泣下者矣。

乙丑秋日南海黎廷詢序

857.63
345-4

舊夢目次

- | | | | | | | |
|------|------|-------|------|------|------|-------|
| VII | VI | V | IV | III | II | I |
| 送君南浦 | 臨別贈言 | 月上柳梢頭 | 傷心人語 | 無可奈何 | 櫻唇一諾 | 更深夢不成 |

A213435



舊夢

麥璿琛

一

——更深夢不成——

夜深矣。月移花影。徐上窗櫺。窗以茜紗爲之。張以淡紅之幔。嬌豔如天畔霞彩。臨窗置書案一。案上瓶花嫣然。若作憨笑。以獻媚其主人。主人女郎也。秦其姓。媚梨其名。芳齡二九矣。媚媚此豸。冰雪聰明。不獨中西文字。斐然成章。即騎馬蕩舟。亦異常嫺熟。至其容

顏之美。則非吾筆所能形容。然亦無人能形容之者。讀者勿謂著者譽之過當。須知媚梨之秀慧。實使人顛倒夢魂。不然者。彼慘綠少年。何至一見傾心。演出情場悲劇。而此繁華世界中。亦何至有此傷心之史也。

明月窺簾。萬籟俱寂。媚梨臨窻而坐。初不稍動。摻摻纖手。斜托香頤。秋波熒熒。注地不瞬。斯時其一點靈犀中。必有所思。所思爲何。著者殊未能知。但見其雙蛾緊蹙。掉首長歎而已。已而翩然離椅起。排闥出。經甬道。直達其父母起居之室。微扣室門而入。其父母。時方喁喁細語。聲細不可辨。見女入。語乃中斷。女郎

笑容可掬。嬌呼曰。吾親愛之阿父阿母。猶未睡耶。語已。立投其母之懷。嫗抱而吻之。徐徐撫其髮曰。媚梨吾兒。汝已長大如許。胡猶嬌憨若頑童。獨不畏人笑煞耶。媚梨不答。但作憨笑。翁見之亦笑。嫗復謂媚梨曰。吾兒。汝今已十八齡矣。亭亭玉立。較昔尤美。吾將爲汝覓一如意郎君。媚梨聞語。面遽頰。桃花之頰。乃暈嫩霞。久久不語。旣而仰首謂嫗曰。阿母。兒殊不欲嫁。兒欲效北宮嬰兒子。長侍父母膝下也。嫗曰。否。媚梨吾兒。當從吾言。須知天下爲父母者。向平之願未了。其心終覺不安。媚梨當從吾言。媚梨不答。眼眶中

淚已熒然。徐徐振衣而起。作柔聲曰。阿父阿母。願汝
晚安。言已。嫋嫋自去。去時猶頻頻回顧。燈光爛然。
照其二老頂上絲絲之髮。白乃如銀。

著者曰。嫋梨果欲以卯角終耶。非也。蓋其脈脈芳心中。
已有一人曰楊夢耳者在。夢耳爲口口大學學生。翩翩
年少。多藝多才。嫋梨與之締交。已非一日。嫋梨之父
母。以爲彼二人者。不過泛泛朋友之交。初不涉於情愛
。故不注意。而不知嫋梨已心許個人矣。是夜嫋梨聞阿
母將爲議婚。心中殊躍躍不甯。蓋不知阿母所謂如意郎
君者。是否則夢耳。萬一非是。則一生之希望。付諸落

花流水矣。將以心事告其父母乎。則又覺難於啓齒。故不得不以長侍膝下爲言。此亦舊派女郎羞澀之常態。無足怪者。然是夜蛺蝶竟輾轉不能寐。魚更三躍。始入黑甜之鄉。

二

——櫻唇一諾——

朝曦射入玻窗。燦若黃金。簷間小鳥。啾啾而鳴。似相約迎此朝日。壁上金鐘。已鏗鏗鳴入下矣。櫻梨好夢初迴。睡態可掬。髮披額上。棼如亂絲。兩頰紅若玫瑰。爲陽光所映。愈覺嬌艷絕倫。一小時後。媚梨推衾而起。按壁間電鈴。鈴聲鏘然。一小婢褰簾而入。年可十四

五。梳巨辮。手中持一雪色之函。作嬌聲謂媚梨曰。小姐。今晨醒何早也。吾方欲相喚。媚梨曰。喚我奚爲。噫。茜雪。爾手中持何物。函耶。誰致我者。茜雪但展其頰而笑。笑時瓠犀畢露。期期言曰。舍彼人外。尙有何人。言已。高舉其函。媚梨前躍奪之。呼曰。速以茶來。吾渴欲死矣。茜雪應聲而出。

媚梨持函。心房躍躍不已。急拆之。就陽光而讀

媚梨吾姊愛鑒。別久矣。積念萬千。欲訴不得。其憂癖可知。未悉姊有同病否。弟日守書城。如居囹圄。頗欲駕言出遊。愚園中花木幽茂。入夏尤佳。姊能同

往乎。三句鐘當往鵲候。姊幸勿却吾請也。

弟夢耳 星期

媚梨閱畢。茜雪適捧茗至。媚梨令置桌上。茜雪笑曰。小姐不謂渴欲死耶。媚梨曰。今不渴矣。汝盍爲我整容。茜雪唯唯。傾水注盆中。復取化妝品。置鏡臺上。栗六良久。媚梨盥洗既畢。乃對鏡理髮。茜雪爲之結巨辮。而束以淡紅絲帶。媚梨惡其艷。命易以白。秀髮鬆鬆如夏雲。絲帶飄飄若蝴蝶。真媚動人矣。事畢。媚梨攪鏡自照。鏡中人面。眉目娟秀如畫。媚梨不禁顧影自憐。而茜雪尤向鏡中凝視不已。媚梨嗔曰。茜雪。汝癡

耶。目灼灼似賊何爲者。茜雪笑曰。無他。吾見小姐邇來容光煥發。較昔爲美耳。使吾而爲楊旬媚梨急曰。茜雪。汝毋譏言。汝再喋喋者。吾撻汝矣。茜雪以其小指置口中。吃吃笑不止。媚梨乃輕批其頰。茜雪立逃。媚梨止之曰。茜雪毋奔。且告我。斯時晨餐已備未。茜雪曰。備矣。語已復奔。媚梨廻其首。嫋嫋向膳室中去。

※

※

※

※

※

※

※

※

※

※

幾樹蒼松。數行榆柳。綠陰滿地。入其中。眉宇亦爲之碧。斯時愚園中游人如織。鬢影衣香。在在皆是。藤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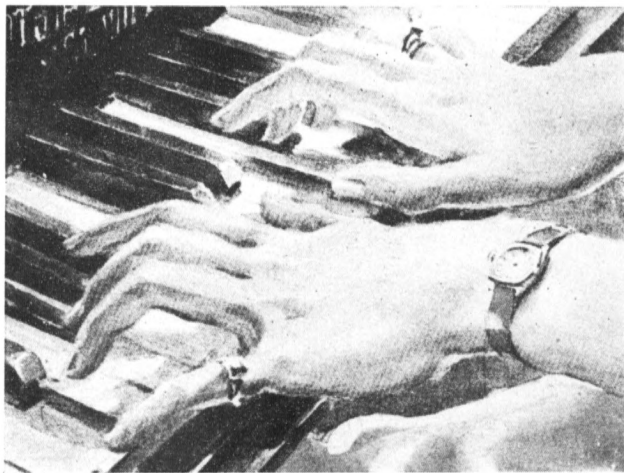
架下。有一少年凭綠色鐵椅而坐。少年即夢耳也。時方以手自支其頰。似有所待。繼而起而蹀躞。狀至不耐。口中喃喃自語曰。日云暮矣。胡尙未來。語未已。忽聞車聲鱗鱗。自遠而近。夢耳乃移其視線於圍門。目不稍瞬。俄見一油碧之車。駕銀鬚細馬。止於門次。車門啓處。一女郎亭亭而下。步履輕捷。乃類驚鴻。夢耳呼曰。嘻。此非媚梨耶。語已。立翔步而前。與媚梨行握手禮。時媚梨御淺碧之短衣。繫深黑之長裙。豐容盛鬋。襯以淡妝。益顯其美。夢耳低語曰。媚梨吾姊。汝何姍姍來遲也。令人秋水望穿矣。媚梨曰。弟須諒我。頃間

有一女友至吾家。勸我作長談。故來遲。今當負荊於弟前矣。夢耳曰。稍待亦何傷。媚梨。汝不見綠陰深處。有一琉璃亭在耶。吾儕盍就彼小憩。晚風吹人。斜暉似夢。幸毋辜負此大好風光也。媚梨點首曰諾。

二人聯臂而行。且行且語。芊芊綠草。鋪地成茵。媚梨之小蠻鞋。著地乃無聲息。夢耳挽媚梨之臂。意乃良得。其中心之樂。似栩栩欲登仙矣。而游人見其並肩携手。亦復嘖嘖艷羨不已。謂此一對璧人。不知是誰家有情眷屬也。二人相將就琉璃亭小坐。輕風徐來。吹動媚梨額上氎氎之髮。髮乃隨風而舞。媚梨因掠鬢不已。目光

炯然。注夢耳之面。初不稍瞬。而夢耳則仰首聽樹上蟬聲。似沈沈作深思者。媚梨見其脈脈不語。因以纖指指天際晚霞。謂夢耳曰。吾弟視之。晚霞絳若胭脂。艷麗無匹。歸鴉幾點。結隊而飛。掠天空而過。有如一幅錦箋。斜寫數行書也。此景不甚佳耶。吾覺今日晚景。較昨日明媚多矣。噫。今日何日。非六月十九號耶。夢耳聞語。乃加大夢初覺。疾曰。然。即去年吾二人相識之日也。吾記憶力雖不佳。而是日之情景。則終身不能忘。爾時汝非肄業於口口女校耶。吾課罷歸家。恒遇汝於途。汝左手挾書包。右手持粉霞色之傘。飄飄如仙子。

吾第一次見汝。即種情根矣。六月十九號殘陽欲下時。吾攜釣魚之具。釣於柳陰深處。久之不得一魚。遂棄釣竿。據大石而坐。遙見汝與周夫人。從萬綠叢中冉冉而來。夫人。亦吾友也。因爲吾儕介紹。汝是時嬌羞不敢仰視。紅雲兩朶。飛上梨花雙頰矣。夫人復攜我至爾家。入爾蘭閨。玫瑰之香。充滿一室。沁入鼻觀。心脾爲之一爽。晚餐既畢。伯母命汝奏批亞那。爲我歌花好月圓之曲。琴聲悠揚。歌喉婉囀。妙曼如鈞天仙樂。令人聽之意遠。此情此景。迄今思之。猶覺津津有味也。噫。媚梨。汝果何所思。乃若未聞吾言。時媚梨方以手弄



“伯母命汝奏批亞那。爲
我歌花好月圓之曲。”

其羅巾之角。一若不知夢耳。在其側者。聞語。始迴其首。徐徐答曰。無他。吾思昨日之事。故不禁躊躇耳。夢耳曰。昨日何事。阿姊汝能告我乎。媚梨欲語又止者再。旋曰。阿母謂吾年已長。將爲我覓壻矣。言已。面微頰。著者曰今日之女耶。欲見其面頰難矣。夢耳聞語似驚。睨媚梨之面曰。然則阿姊心中已有當意之人否。媚梨曰。否。吾已告阿母。吾終身不嫁也。夢耳曰。然則將以卅角終耶。媚梨曰。然。汝不見現代之少年耶。其始也。愛其情人。甚於其生命。及其終也。則捐之若秋扇焉。欲求一用情既專且久之人而不可得也。吾所以持不嫁主義者此耳。夢耳曰。媚梨

。汝勿作一捧打煞之言。須知至誠種子。世間豈無其人。爲姊計。仍以覓一當意者嫁之爲佳。媚梨伴嘆曰。嫁不嫁之主權。我自有之。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汝又何必爲我謀。夢耳聞語。面有慍色。媚梨乃以指徐徐撫其髮。微笑言曰。弟勿怒。吾言戲耳。世果有至誠愛我者。吾又曷嘗不欲嫁之。夢耳乘間問曰。然則若我者足以當爾雀屏之選未。媚梨不答。時紫燕一雙。比翼向花間飛去。狀至親暱。夢耳指謂媚梨曰。樂哉燕乎。

著者接嫁字已不適用於今世侈談平等之女郎尤深惡此字謂其侮辱女性著者不敏一時苦無以易姑仍之

少選。夢耳復問曰。媚梨。汝視我爲何如人。媚梨曰。君子也。吾愛汝。且敬汝。夢耳笑曰。確耶。媚梨正色曰。由衷之言。烏得不確。然子心何如者。亦能剖以相示乎。夢耳曰。吾鍾情於汝。匪伊朝夕矣。汝何尙夢夢若未知者。吾愛汝。出之至誠。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嗟夫媚梨。汝苟能嫁我者。吾終不負汝耳。摯愛之姊乎。汝能允吾請乎。媚梨作簡語曰。諾。吾允汝矣。夢耳聞言狂喜。力握媚梨之手曰。姊何言。若允我耶。嗟夫天。此何事者。又作莊重之容曰。然則吾遣冰人往姊家矣。媚梨止之曰。勿勿。今者尙非其時。俟明年汝畢業

後訂婚。尙未爲晚。近日吾儕之往來。吾已嫌其太密矣。苟訂婚。則往來益頻。爾學業將受影響也。故吾意仍以畢業後訂婚爲佳。夢耳曰。金石之言。敢不拜嘉。吾從姊言矣。婿梨曰。孺子可教。吾將有以獎汝。言已。微笑振衣而起。

著者曰。世風澆薄。俗日以偷。一般癡男怨女。假戀愛自由之說。踰牆鑽穴。灑上桑間。日有所聞。而渠輩恬不知恥。猶自詡於人曰。吾多情人也。實則愛情之爲物。渠輩何嘗夢見。茫茫大地。芸芸衆生。欲求一能知愛情眞諦者而不可得。關心世道者。能不愀然憂之哉。至

如夢耳媚梨二人者。天真爛漫。洩洩融融。其用情也。如亞當夏娃天樂園中之池水。如喜馬拉耶最高峯上之積雪。高尚純潔。得未曾有。雖親愛如骨肉。而不及於亂。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非歟。著者所以敬之愛之。樂爲表彰者。良以二人之相愛。乃精神上高尚純潔之愛情。初無他也。吾願閱者亦勿疑其有他。

三

——無可奈何——

歲月之速。如風馳電掣。轉瞬又一年。媚梨之父。以事赴都門。業已六閱月矣。此六月中。媚梨奉其阿母而居。承歡之外。或彈琴讀書。或蒔花種竹。用以自遣。而其芳心中。更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樂。蓋夢耳已將畢業。冰人一至。好事不難立成。他日鸞鳳和鳴。唱隨之樂。

正未有艾。平居念此。故恒喜形於色。然夢耳求婚之事。媚梨初未告其父母。在媚梨心中。以爲此中人語。何必急急爲他人道。抑知大錯鑄成。即因此也。一着之差。竟成千古恨事。然媚梨彼時焉能逆覩及此耶。

一日。好雨初晴。六街如洗。夕陽之影。紅抹媚梨之閣。媚梨捲上珠簾。凭窗下眺。街頭車水馬龍。行人如織。摩托車鳴鳴之聲。尤震耳欲聾。媚梨私念海上繁華之地。頗苦喧囂。他日與夢耳結褵之後。當卜居於西湖六橋三竺間。明月清風之夜。與個人泛瓜皮小艇。放乎中流。蕩漾於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左右。其樂正未可言喻。

思至此。翹然有出塵之想。時晚風漸厲。羅袂生寒。媚梨乃闔玻窗。迴身至書案之側。隨手翻閱琴譜。偶見譜中有西湖弔古跡一首。因振其喉而歌。而以四絃琴和之。

好景最難留。昔年花巷。今日萍洲。人事代謝。魚鳥悠悠。隔岸紅樓。誰家亭閣皆非舊。坐看垂釣。消盡古今愁。

歌已。似微倦。乃亭亭起立。步至鏡臺之側。默對菱花。自顧其翩翩倩影。時茜雪忽率簾入。手捧杯茗。姍姍行近媚梨。且含笑言曰。小姐。恭喜。恭喜。媚梨聞語。

。不解所謂。詔曰。茜雪。爾言何指。吾又何喜之有。茜雪不答。但吃吃笑。媚梨益疑。攬其袂而促之曰。茜雪。汝速告我何事者。汝苟不以實告。吾又將批爾頰矣。茜雪益笑不可仰。久之。始徐徐答曰。主人已爲小姐覓得郎君矣。此非喜事耶。媚梨聞語。不禁一驚。喃喃言曰。確耶。茜雪曰。烏得不確。媚梨狀尙猶疑。旋復問曰。然則彼人何姓。茜雪笑曰。此則吾焉得知。然句語至此。忽聞門外足音窅然。茜雪乃默。簾波動處。一老嫗蹣跚而入。蓋媚梨母也。嫗頰際笑容可掬。手中持一函。欣欣然謂媚梨曰。吾兒。爾父已爲汝覓得快婿矣。

吾斯時心中樂乃無藝。在理。汝聞之亦當欣悅。且指函曰。此爾父致我之函。汝試觀之。媚梨不語。驟啓函讀之。讀至中段。忽雙眉緊蹙。梨花頰上。如被嚴霜。面慘白乃無人色。身搖搖不能自持。手顫顫如觸電。雙淚如泉。奪眶而出。錯錯落落。綠粉頰而下。濕透蠻箋十幅矣。俄而嬌呼一聲。伏鈿牀上。以素巾掩面。發爲心碎腸斷之聲曰。天乎。阿父誤我。阿父誤我。

讀者亦知秦翁書中。果作何語。而令媚梨悲痛至此。其爲媚梨之婚事。固不待言矣。然所謂快婿者。初非媚梨意中之人。而爲都門富翁吳某之手。其人名哲生。秦翁

書中。盛稱其人。狀貌若何秀雅。才學若何淹博。家產若何富足。滔滔不絕。不下數千言。然此稱贊哲生之語。初未嘗入媚梨之目。蓋媚梨讀至吳哲生三字。淚已簌簌而墮。雙目模糊。不復能辨隻字。第覺少年英銳之夢耳。將不得復與聚首。紅樓咫尺。行且等諸萬疊蓬山。而與素無愛情之人。勉成伉儷。以弱質纖纖之媚梨。驟遭此意外之變。悲從中來。固其宜也。時媚梨之母。目睹媚梨嚶嚶而泣。不勝驚訝。俯身坐牀沿。以手撫媚梨之髮。柔聲問曰。媚梨吾兒。爾心中果何苦者。媚梨以巾拭淚。且拭且言曰。吾親愛之阿母。吾心碎矣。願汝

勿復問吾。嫗聞語。怔視良久。旋復問曰。媚梨。汝盍告我。凡人心中有抑鬱之事。必吐之始快。若鬱而不宣。久之將成疾。汝盍告我爾心中果何苦者。媚梨曰。阿母。吾心中初無所苦。吾但不願嫁耳。比語一出。嫗笑容頓斂。狀似微慍。久之。始徐徐言曰。媚梨。爾故態復萌耶。汝苟以卅角終者。匪特父母之心不安。抑且貽譏於鄰里。汝願爾父母受人譏訕耶。媚梨初不遽答。有頃。始發爲悽惋之聲曰。阿母。吾嫁亦未嘗不可。然吾殊不願與哲生爲偶。嫗曰。兒誤矣。彼哲生富家子也。其家財不下百餘萬。他日吾兒居瑤臺畫閣中。錦衣美

食。幸福正復不淺。媚梨遽作輕藐之狀曰。人貴有才耳。雖富奚爲。彼執袴子弟。依賴性最深。幾見能自立者。媚曰。吾兒善辨哉。出口輒多至理。然人亦不可一概而論。爾父書中不云乎。彼人貌頗翩翩可喜。近已畢業於某學校。成績甚優。然則彼人亦非碌碌者也。媚梨不答。但伏枕啜泣。雙肩起伏。如秋水之波。久之。始仰其首作悲聲曰。吾親愛之母。吾雅不願嫁彼素不相識之人。吾愛_句吾愛楊_句吾愛楊家夢耳也。媚聞語。面斗赤。目亦炯炯有光。拂袖而起曰。必相識而後可以結婚耶。吾與爾父結婚之前。亦未嘗謀面者也。而數十年來。

夫婦之間。感情彌篤。則又何耶。爾父母老矣。閱人已多。爲汝擇婿。甯有不妥者。若楊家夢耳。其富既不逮哲生。其才亦未見出衆。汝乃鍾情於彼。可謂目盲。雖然。爾父不日將歸矣。汝苟有不慊於心者。可訴諸爾父。吾今不願與爾事矣。言已。闔扉而出。嫗旣去。而嫗梨之哭聲繼矣。茜雪見嫗梨泣不可仰。淚亦奪眶出。久之。始拭淚謂嫗梨曰。小姐幸無過悲。至傷玉體。主人不日將歸。小姐苟商諸主人。此事或尙可轉圜。嫗梨曰。已矣已矣。吾父秉性素剛。豈肯曲徇吾意。且婚約已成。焉有挽回之希望。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然彼人今

猶在夢中。初不知有此意外之變。不得不以書告之。言已。扶牀而起。行近書案。挑燈磨墨。奮筆疾書。然筆市著紙。淚即飄飄墮。灑遍薛濤箋。時則新月一灣。透玻窻入。斜射案頭瓶花。花月無情。似亦作慘澹可憐之色。嗟夫。吾書至此。吾淚亦枯矣。

著者曰。吾國昔日婚制之不良極矣。父母之爲其子女議婚也。初不謀諸其子女。而其子若女。亦不敢過問。見媒妁至。掩耳疾走。聞人談及本身之婚事。則忸怩萬狀。引爲羞恥。職是之故。彼媒婆遂得逞其技倆。掉其三寸不爛之舌。貧者言之爲富。醜者譽之爲美。不肖者稱

之爲賢。而人亦深信不疑。竟與素不相識之人。締爲姻
婭。其性相近者。或可相安。其性相遠者。必成怨偶。
女子抑鬱之極。至於自戕者有之矣。男子棄其家庭。遠
適異方者有之矣。追原其故。曷一非專制婚姻有以致之
乎。自光復以來。自由婚嬭之說倡。男女社交之風起。
專制婚姻之勢乃銳減焉。然而趨時者流。矯枉過正。以
戀愛爲消遣。視婚姻如兒戲。其爲害正不減於專制婚姻
也。吾儕少年。負有改造社會之責。婚姻爲切身問題。
更不得不先謀解決。故吾儕須反對專制婚姻。尤須反對
由假戀愛結合之婚姻。

何謂真戀愛見
拙著戀愛問題

四

——傷心人語——

夢耳坐於一角小樓之中。怡然自得。私念畢業之期已近。行與個人填鴛鴦之譜。駢立於禮拜堂中。交換指環。思至此。意乃甚得。乃探懷出小影一幀。注視不已。畫中人爲一妙齡女郎。嬌靨似笑。似非笑。眉黛似顰。似非顰。波眸凝睇。似其中深貯愛情。讀者明眼人。當知

其爲媚梨矣。夢耳注視良久。神爲之往。忽門間有剝啄聲。乃置小影於桌。室門啓處。一老僕紆徐而入。手中持一函。顛顛然授諸夢耳。然後闔門而去。夢耳甫覩封面。即知爲玉人之筆。然其歡喜之面。却呈驚異之容。喃喃自語曰。個人字跡秀媚。喜作靈飛小楷。今何草率若此。下筆時想必甚匆忙也。言已。急拆之。將領略其深情蜜意。

嗟夫吾至愛之人。自今以往。吾二人之間。直界以汪洋矣。天長地久。吾二人無復相聚之期。白首之緣。只得期諸來世耳。嗟夫吾愛。吾作此書時。吾心惛惛

然悲。吾腸寸寸欲斷。吾首岑岑欲裂。吾身搖搖欲墜。吾淚簌簌而墮。吾手瑟瑟而顫。吾之靈魂。幾欲離吾軀殼而去。飄飄乎游於太空。寫此寄君。淒涼萬狀。此筆幾不能復把。夢耳乎。吾何爲悲痛至此乎。蓋吾已爲羅敷。今世今生。不復能爲君婦矣。嗟夫吾愛。此事之來。吾本不欲告君。誠以多情如君。驟聞此意外之變。未有不憂傷憔悴者。則吾又何忍書此以增君悲耶。繼念蒙君賜愛。匪伊朝夕。吾儕既爲知己。則此事又何可不告。且吾縱不告君。君終有知之之日。爾時君或不明真相。責我薄情。則吾不將飲恨終身。

耶。此所以和墨與淚。不恤以此傷心之語。置君目前也。夢耳乎。此事之來。迅乃如雷。霹靂一聲。令人不及掩耳。吾今爲君詳言之。吾父以事赴都門。業六月矣。今日忽有書來。云已爲我覓得佳壻。其人吳姓。名曰哲生。吾母得函。喜乃萬狀。令我讀之。吾讀至中段。悲極欲暈。吾母不解吾意。復津津道吾父書中之語。云其人若何俊雅。學問若何淹博。家產若何富足。嗟夫夢耳。吾豈喜新惡舊厭貧愛富之人哉。縱其人美若潘安。才如司馬。富若石崇。亦不值我一盼。蓋吾心已屬君矣。夢耳乎。須知女子之心。實至狹

窄。既有一人宅其心中。則無餘地復容他物。吾之方寸中。已滿貯君之小影。更焉容他人攙入耶。然吾心雖屬君。而吾薄命之身。則已屬之他人矣。奈何奈何。憶吾儕相識以來。花前把臂。月下盟心。或共釣於清流。或並肩於小院。鱗鱗鱗鱗。未嘗一日相離。而今已矣。相去程途半里。行且等諸蓬島千重。昔日偕遊之樂。將不可復得。言念及茲。吾不禁悲從中來矣。夫吾儕相知不可謂不深矣。苟使有情人終成眷屬。則唱隨之樂。自不待言。無如愛神嫉命。天公不情。既使吾儕相愛。又不使之終合。造物弄人。一何若斯。

之酷耶。雖然。吾不敢怨天。亦不敢尤人。惟有自怨自艾。蓋去年苟從君之請。則冰人一至。美滿姻緣。或猶有成就之望。今竟若此。寧非自取。嗟夫吾至愛之人。吾生也何樂。死也何悲。事已至此。又何難繫三尺之香羅。盡一杯之鴆酒。然以堂上椿萱。生我劬勞。撫育之恩。未嘗稍報。一旦珠沉玉碎。不免貽老人憂。且平日二老視我若掌珠。今乃殉情而死。人言嘖嘖。將加我以不孝之名矣。吾死則君必痛不欲生。而吾罪益重矣。吾既不能死。則不得不犧牲一生之幸福。捨君而就彼。嗚呼。吾之出此。豈得已哉。吾至

愛之人乎。吾與吳氏郎。婚議已定。無挽回之希望。願君別締鴛盟。勿復相念。則惠我多矣。大丈夫但患不能自立。豈患無妻。君苟容納吾言。別尋良偶。則世之才者美者。與君性相近者。正不乏人。可無戚戚也。抑吾更有言者。吾國自改革以來。內訌數起。外患交侵。國魂垂亡。人心都死。而夢夢諸公。猶不圖挽救之策。故吾願君移其愛我之情。愛爾祖國。勤苦力學。毋怠爾志。他日作中流之砥柱。挽澎湃之狂瀾。使中華國民。不至佗佗倪倪。儕於印度朝鮮之列。是所厚望於君者矣。人之相愛。貴相助。吾既不能爲

君婦。惟有以此數語贈君。君苟愛我者。則謹誌吾言可也。夢耳夢耳。長相別矣。明日下午九句鐘可否至愚園一晤。須知此一次者。實爲吾二人最後之相見。幸無却吾請也。嗟乎吾至愛之人。吾書至此。吾心痛。淚落如綆縻。雖欲有言。不能復續矣。淚耶墨耶。惟君識之。

不幸之媚梨上。 星期六

著者曰。天下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人。傷心者居其過半。彼夢耳媚梨。亦不過滄海之一粟耳。天心不仁。焚琴煮鶴。使天下多情兒女。一一吊夢溫愁。

病風嗟月。彼二人者。又焉能逃其掌握哉。媚梨一書。沈痛纏綿。低徊欲絕。著者手抄一過。亦不禁賠却無數眼淚。彼當局者。更何以爲情耶。然夢耳無淚。但發深歎。不知此歎聲之中。其悲痛乃甚於哭也。

五

——月上柳梢頭——

秋月一灣。揭雲幕而出。恍如美女新妝。光透樹枝。篩影滿地。爲狀乃幽蒨無倫。時愚園中游人已散。萬籟俱寂。惟聞遠處群犬。猶狺狺而吠。厥聲如豹。維時鐘已九句矣。園中藤蘿架下。有女郎少年。方並肩坐於綠鐵椅上。少年雙眉不展。容顏憔悴。一望而知爲重有憂者。

。女郎則淚盈於睫。身微側。斜倚少年之臂。哽咽謂少年曰。夢耳。吾弟。今夕爲吾儕末次之相見矣。在理。吾已爲人未婚之妻。不當有此人約黃昏之舉。雖吾儕自問無他。然瓜田李下。不無嫌疑也。嗟夫夢耳。吾豈不知人言嘖嘖。亦殊可畏。然吾實不能自己。必欲與汝一面。吾心方死。蓋後此遙遙之歲月中。與汝形影永隔。則警歎亦難聞矣。語已。執瀾不已。已而復拭淚謂曰。夢耳。汝果能從吾言否。夢耳作悲聲曰。姊命我如何。則如何耳。吾今復有何事不能相從。然姊果何語者。請速言之。媚梨曰。無他。吾欲爲汝介紹一女友。其人沈姓

。名冰塵。秉性殊溫和人。芳齡已十七矣。身頤而長。頗具娉娉嫋嫋之致。而貌尤美。波眸瑩然。如碧海澄波。瀉入其間。其嬌靨白如玉。有時輕暈紅霞。則嬌豔欲滴。其雲髮逾於鴉羽之黑。偶綰雙髻。尤覺嫋絕。且句夢耳遽攬言曰。休矣。姊之所言。乃類小說家之描摹美人。然此實汝之寫照耳。冰塵未必若是之美。姊詎余哉。媚梨正色曰。誰誑汝者。其人匪特貌美。且長翰墨。工美術。今猶待字園中。汝願娶之者。可即遣媒至其家。以汝才貌。必不見拒也。夢耳歎曰。休矣吾姊。願汝勿復言此。吾已失意情場。萬念都灰。尙復何心娶婦。

。即娶亦何樂乎。吾此生拚以鰥魚終矣。媚梨曰。此何可者。汝方年少。前途如錦。正復未可限量。詎可自斷生趣。然汝苟不願娶冰塵者。吾亦不强汝。總之汝必娶婦。娶則免負不孝名也。夢耳霍然曰。姊且勿言此。且告我。姊之吉期即在今歲耶。媚梨曰。即下月十九日也。吾父不日將歸。歸則吾不能復出。故吾約汝來此。一話別耳。夢耳仰首望天。喟然長歎。久之。始悲呼曰。媚梨吾姊。吾愛汝也。此語一發。媚梨淚復奪眶出。直投夢耳之懷。嗚咽言曰。嗟乎夢耳。吾亦愛汝至也。第此事誠無可奈何。父母之命。吾殊不敢違。然吾軀魄雖

屬之彼人。而靈魂則猶戀戀於君。海枯石爛。矢志靡他。地老天荒。此心不改。願汝信吾言也。言已。探懷出戒指一枚。置諸夢耳手中曰。願君留此。以爲永久紀念。見此如見吾也。夢耳珍重受之。隨把媚梨柔荑。將親以吻。繼念不可。乃止。至此夢耳遂失聲哭矣。媚梨止之曰。吾弟勿哭。事已至此。哭亦何濟。夢耳悲聲曰。吾此後將埋首眼淚中。欲吾不哭者。俟淚枯時耳。媚梨低聲曰。丈夫昂藏七尺。乃效婦人女子嚶嚶泣耶。媚梨出此言時。淚如潮湧。實則媚梨今夕。眼眶初無乾時。然不得不咽淚向腹中去。恐增夢耳之悲耳。已而夢耳

忽遽然似悟。謂媚梨曰。夜深矣。盍歸休。媚梨拭淚振衣而起。呼曰。別矣。吾弟。願汝珍重。言畢自去。媚梨去。而夢耳哭聲復繼矣。著者曰。夢耳頗有今夕之哭。乃得稍吐其胸中之抑鬱。否則痼發必矣。

六

——臨別贈言——

月涼如水。雲薄如紗。四壁蟲聲。一庭花影。孤燈斗室之中。有二少年據案對坐。其一爲夢耳。其一則夢耳之友周眉生也。夢耳殊悵悵無歡。面色憔悴。如久病新痊者。案上亂書。如疊春山。亦復無心整理。其心中之抑鬱。著者直無以形容之矣。時眉生方絮絮道日間瑣事。

而夢耳則別有所思。心如萬丈游絲。冒晴空而曩。眉生覺之。乃卒問曰。夢耳。汝數日間。將有遠行耶。夢耳聞語。似驚。疾答曰。然。子何以知之。孰告汝者。眉生微笑不答。旋復言曰。海上景物殊不惡。我不解汝何事捨此他適。吾意仍以小住爲佳。夢耳掉首曰。否。吾殊不願居此。今者已畢業矣。勢當遍歷天下名勝。藉以增長智識。並藉以游目騁懷。計殊得也。且丈夫志在四方。不能爲請纓之終軍。亦當爲投筆之定遠。老死牖下。可羞耳。眉生聞語。展其瘦白之頰。格格而笑。笑聲如怪鴉。搓掌言曰。壯哉語乎。然此非由衷之言。汝或

別有懷抱。意者汝有失意事乎。彼姝吉期已近。汝之遠行。得勿爲此。夢耳歎曰。汝既知之。吾亦毋庸深諱。實告君。彼姝吉期。即在下月也。嗟乎吾友。梧桐滴雨。衰柳搖風。觸目都是傷心之材料。吾焉能鬱鬱久居此哉。眉生曰。然則去此安適。夢耳曰。此則吾亦不自知。然吾既無父母。復鮮兄弟。孑然一身。何往而不可。眉生曰。孽矣。聰明如子。一墮於愛河恨海之中。遂亦不能自拔。是誠可憐。然以堂堂男子。乃爲一女子顛倒。抑亦可笑。夢耳乎。須知人生總以達觀爲妙。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哉。夢耳勃然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朝秦暮楚。送舊迎新。此特登徒子所爲耳。眉生復笑曰。汝自命爲多情。他人笑汝自尋苦惱。又曷若勿夢耳。斷其語曰。嗟乎吾友。願汝勿復言。吾心碎矣。吾何嘗自尋苦惱。而苦惱屢屢尋吾。吾其奈此苦惱何哉。眉生掉首微吟曰。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時鐘鏗鏘鳴九句。眉生遂別去。夢耳移椅近桌。抽箋作書。筆穎已秃。運之絕艱。而夢耳不顧也。

嗟乎吾至愛之人。明日朝曦初上時。吾已遠越山海矣。江水綠波。一帆遠去。新朋舊雨。未免傷離。相愛如君。想更抱無涯之戚也。夢耳卜居滬濱。於茲數年。

。初不忍遽爾他去。第以比來所遇。極人世之難堪。傷心之地。甯能久居。故決計遠去。明日即首途矣。此後斷梗飄蓬。正不知飄泊何所。或芒鞋竹杖。臨眺於扶桑。或匹馬短衣。徜徉於瑞士。苟吾足一日不跛者。必遍歷山川靈秀之鄉而後已。嗟夫媚梨。吾豈好作汗漫游哉。亦爲勢所逼而已。姊前者遺我一書。諄諄以愛國爲言。弟雖無狀。敢不從命。惟邇來情場失意。萬念成灰。雖欲有所作爲。其如英雄氣短何。所幸弟年正盛。來日方長。一俟悲思稍殺。即從事於救國運動。國家興亡。匹夫匹婦皆有責。弟終當爲國効

力。以盡吾責。且望姊亦努力。以盡姊責也。嗟乎。梨。永別矣。永別矣。

可憐之夢耳上七號

書已。擲筆而起。倒身於安樂椅上。目光炯然。注視地氈。久久不已。

七

——送君南浦——

東方作魚白色。朝日徐徐上升。晨鷄一聲。夢耳之夢頓醒。急披衣起。盥漱既畢。提行篋。匆匆出門去。一刻鐘後。夢耳始至渡頭。時船已將啓碇。汽笛大鳴。夢耳邁步而前。狀至匆促。忽覺有人牽其衣角。夢耳回顧。不禁一愕。當其前者。乃一丰神絕世之美人。盈盈雙眸

。則爲愁雲所掩。略損其妍。伊何人斯。則夢耳之愛者秦媚梨是。

黯然銷魂者。非別也耶。惻惻生離。苦更甚於死別。況多情如夢耳媚梨二人者。其更何以堪之。一聲何滿。三疊陽關。握手泫然。兩相淚下。二人之依依不捨。不待言矣。然而有情者人。無情者物。汽笛一聲。船已徐徐離岸而去。夢耳憑船檻而立。目瞪口呆。爲狀乃類石像。但向渡頭癡視。初不稍瞬。船已去遠。猶見媚梨手中素巾。飄揚如雪。夢耳乃喟然長歎。翔步入艙。此可憐之少年。已拚作飄泊天涯之魯濱孫矣。

※ ※ ※ ※ ※ ※ ※

夜色已深。濃霧重重。如張黑幕。牆上之燈。爲霧所蔽。乃失其燦爛之光。時則夢耳仍枯坐艙中作遐想。蓋足不出戶者一日矣。正沈思間。忽聞有聲轟然。響震如雷。剎那間人聲鼎沸。喧雜不已。船主知已觸礁。令水手速下救生艇。船中乘客。爭先恐後而登。夢耳出艙。扶老攜幼。助之登艇。勇敢異常。及其登最後之艇時。偶一不慎。乃失足墮海中。爲巨浪捲去。嗟夫。此壯志未酬之少年。遂葬身於汪洋萬頃之中。月黑潮寒。招魂不

返矣。

媚梨自夢耳去後。日夜痛哭。懨懨成病。吉期未屆。即已香消玉賁。然夢耳之死。媚梨終不知也。悲夫。悲夫。

著者曰。吾年猶未冠。樂事正多。而慘緒愁懷。形諸筆墨者。並非無病而呻。蓋夢耳吾友也。相交甚久。相知甚深。其慘史至今猶盤旋吾腦中。揮之不去。泚筆記此。聊以摭吾相憶之悲。且以告天下用情不專者耳。當茲寒風凍雪之宵。寫此血海冤禽之史。撫今追昔。無任黯然。舊恨新愁。置之皆未易也。

品

民國十年正月脫稿
民國十四年九月印

作者——麥 璿 琛
校者——璿 珊 女 士
印者——永發印刷局

.63

-4